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冊
古

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十四

第二集十

新會 梁啟超

新民說（續前）

論毅力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聖哉斯言。聖哉斯言。欲學爲「人」者。苟非於此義篤信。死守身體而力行之。雖有高志。雖有奇氣。雖有異才。終無所成。

人治者。常與天行相搏。爲不斷之競爭者也。天行之爲物。往往與人類所期望相背。故其反抗力至大。且劇。而人類向上進步之美性。又必非可以現在之地位而自安也。於是乎人之一生。如以數十年行舟於逆水中。無一日而可以息。又不徒一人爲然也。大而至於一民族。更大而至於全世界。皆循茲軌道。而日孜孜者也。其希望愈遠。其志事愈大者。其所遭拂戾之境遇。必愈衆。譬猶泛濶汴者。與行江河者。與航洋海者。之比例。其艱難之程度。恆與其所歷境界之廣狹相應。事理固然。無足怪者。

天下古今成敗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敗。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敗。蓋人生歷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順境亦居十三四。而順逆兩境。又常相間。以迭乘。無論事之大小。而必有數次乃至十數次之阻力。其阻力雖或大或小。而要之必無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其意以爲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驟嘗焉。而阻力猝來。頽然喪矣。其次強者。乘一時之客氣。透過此第一關。遇再挫而退。稍強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強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難。非至強之人。未有能善於其終者也。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則小逆之後。必有小順。大逆之後。必有大順。盤根錯節之既經。而遂有應刃而解之一日。旁觀者徒豔羨其功之成。以爲是殆幸運兒。而天有以寵彼也。又以爲我蹇於遭逢。故所就不彼若也。庸詎知所謂蹇焉幸焉者。彼皆與我之所同。而其能征服此蹇焉。利用此幸焉。與否。卽彼成我敗所由判也。更譬諸操舟。如以兼旬之期。行千里之地者。其間風潮之或順或逆。常相參伍。彼以堅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過之。而後得從容以進度。其順我則或一日而返焉。或二三日而返焉。或五六日而返焉。

故彼岸終不可得達也。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爲者譬如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成敗之數視此而已。

人不可無希望。然希望常與失望相倚。至於失望而心蓋死矣。養其希望，勿使失者，厥惟毅力。故志不足恃，氣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爲足恃。昔摩西古代之第一偉人也。彼憫猶太人受軛於埃及，也是其志之過人也。然其攜之以出埃及也，始焉猶太人不欲經十餘年乃能動焉。既動矣，而埃及人尼之截之，經十餘戰，乃能出焉。既出矣，而所欲至之目的，不可達。傍徨沙漠中者，又四十年焉。使摩西毅力稍不足，或於其初也，見猶太人之頑，錮難動，而灰其心焉。於其中也，見埃及人之強悍難敵，而灰其心焉。於其終也，見迦南樂土之艱險不易達，而灰其心焉。苟有一者，則摩西必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昔哥倫布新世界之開闢者也。彼信海西之必有大陸，是其識之過人也。然其蚤年喪其愛妻，喪其愛子，喪其資財，窮餓無聊，行乞於市。既而游說於豪貴，豪貴笑之，建白於葡萄牙政府，政府斥之。及其承西班牙王之命，初航海。

也。舟西指六十餘日。不見寸土。同行之人。失望思歸。從而尼之。撓之者不下十數次。乃至共謀殺其身。飲其血。使哥倫布毅力稍不足。則初焉以窮困而沮繼焉以不遇知己而沮繼焉以艱難而沮終焉以險禍而沮。苟有一者。則哥倫布必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昔巴律西法蘭西著名之美術家也。嘗閱法國磁器之粗拙。欲改良之。築竈以試驗者數年。家資盡罄。再築竈而益以薪。又復失敗。已無復三度築竈之資。猶復集土器三百餘附審以試驗之。歷一日夜不交睫。曾無尺寸功。如是者殆十年。卒爲第四度最後之大試驗。乃作竈於家磚石築造。皆躬自任閱。七八月竈始成。乃搏土製器塗藥入竈。火熱一晝夜間。坐其旁以待。旦其妻持朝食供之。終不忍離。至第二日質終未融。日沈西。又不去待之。於是蓬首垢面。憔悴無人形。如是者越三日。四日五日六日相續。至七日未一假寐。而功遂不就。自茲以往。調新質而擣煉之。坐守十餘日。二十日以爲常。最後一度質既備。火既焚熱。既熾功將成矣。薪忽告竭。而火又不能減也。巴律西爽然自失。傷其功之將墮。乃拔園籬之木以代之。猶不足碎其桌及椅。投諸火。猶不足碎其架。猶不足碎其榻。猶不足碎其門。妻子以爲狂號於室。

而奔告其鄰。未幾所燒之質遂融。色光澤儼然良器矣。於是巴律西送其至困極苦之生涯於此器者已十八年。使巴律西毅力稍不足者則必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昔維爾德創設海底電線之人也。彼其擁巨萬之貲。傾心以創此業。欲自美至英。超海以通電信。請助英政府。幾經哀求。始見許。而美國議院爲激烈之反對。其贊助僅以一票之多。數得通過。亦旣困難極矣。及其始敷設也。第一次至五百里而失敗。第二次至二百里以電流不通而失敗。第三次將告成矣。而所乘之軍艦又以傾側不能轉運。線亦中斷。第四次以兩軍艦一向愛爾蘭一向尼科德蘭相距三里。線仍斷。第五次再試。則兩艦距離八十里。電流始通。又突失敗。監督諸員皆絕望。資本家亦有悔志。第六次至海上七百里。地名利鞠者。電信始通。謂已成矣。旣而電流無端突然停止。又復失敗。第七次更購良線。建設至距尼科德蘭六百里處。將近結果。線又斷。此大業遂閱一年有奇。而維爾德之家資已耗盡矣。猶復曉音瘖口。勞魂瘁形。遊說英美之有力者。別設一新公司而功乃始就。至今全地球食其利。使維爾德毅力稍不足者。則雖歷一次二次乃至三四五六七八次。其終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此

其最著者也。乃若的士黎禮四度。爭議員選舉不第而卒。爲英名相。加里波的五度。起革命軍不成而卒。建新意大利。士提反孫之作行動機器也。十五年始成。瓦特之作蒸氣機器也。三十年始成。孟德斯鳩之萬法精理。二十五年始成。斯密亞丹之原富。十年始成。達爾文之種源論。十六年始成。吉朋之羅馬衰亡史。二十年始成。倭斯達之大辭典。三十六年始成。馬達加斯加之傳教師。十年始得一信徒。吉德林之傳教於緬甸。拿利林之傳教於中國。一則五年。一則七年。乃得一信徒。由此觀之。世無論古今業。無論大小。其卓然能成就以顯於世而傳於後者。豈有一不自堅忍沈毅而來哉。又不徒西國爲然也。請徵諸我先民。勾踐之在會稽也。田單之在卽墨也。漢高之在滎陽成皋也。皆其敗也。卽其所以成也。使三子者。毅力稍不足。則爲失敗之人也。張騫之使西域也。瀕於死者屢。往往不食數日。乃至十數日前後。歷十三年而卒。宣漢威於域外。使騫毅力稍不足。則爲失敗之人也。劉備初用徐州而蹶。次用豫州而又蹶。次用荊州而又蹶。年將垂暮。始得益州以定大業。使備毅力稍不足。則爲失敗之人也。玄奘以唐國師之尊。橫葱嶺。適印度。猛獸困之。瘴癘困之。饑渴困之。語。

言之不通困之卒經十七年盡學其正法外道歸而弘布於祖國使玄奘毅力稍不足則爲失敗之人也且勿徵諸遠卽最近數十年來威德巍巍照耀寰宇若曾文正

其人者其初起時之困心衡慮寧復可思議餉需則羅掘不足與李小泉書云僕在

色所入皆錢尙不滿萬各邑紳士來衡殷殷相助奈鄉間自乏此物莫可如何欲放手一辦輒復以此阻敗只惱人耳又復駱中丞書云捐輸一事所託之友所發之書

蓋已不少據稱待至歲暮某處一千某處五百俱可按籍而索事雖同乎水中之月猶冀得乎十分之五一經搖動則全局皆空云云蓋當時以鄉紳辦團只恃捐輸不

仰帑藏兵勇則調和兩難文正在衡初辦團時標兵疾之至闖入公所與之爲難文

故也制軍書各篇苦情將弁則駕馭匪易覆駱中丞書云王璞山本侍所器倚之人今年

如訴詞多不錄將弁則駕馭匪易於各處表暴其賢蓋亦口疲於贊揚手倦於書

寫而璞山不諒我心頗生猜嫌侍所與之札飭言擲勇事者慨不同答既無公牘又無私書曾未同涉風波之險已有不受節制之意同舟而櫓救國肝膽而變楚越云

云當時用人之難可見衡州水師經營積年甫出卽敗於靖港憤欲自沈覆思乃止

一班矣類此者猶夥直至咸豐十年任江督駐祁門而蘇常新陷徽州繼之圍左右八百里皆賊地或勸

移營江西以保餉源或勸遷麾江干以通糧路文正乃曰「吾去此寸步無死所」

及同治元年合圍金陵之際疾疫忽行上自蕪湖下迄上海無營不病楊岳曾鮑超諸統將皆呻吟牀蓐堞無守望之兵廚無炊爨之卒而苦守力戰閱四十六日乃

得拔事後自言此數月中心膽俱碎觀其與邵位西書云「軍事非權不威非勢不行第處無權無勢之位常冒爭權爭勢之嫌年年依人頑鈍寡效」與劉霞仙書云「虹貫荆卿之心而見者以爲淫氛碧化萇宏之血而覽者以爲頑石古今同慨我豈伊殊屈原所以一沈而萬世不復者良有以也」又復郭筠仙書云「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然造端過大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卽魂魄猶有餘羞」蓋當時所處之困難如此其甚也功成業定之後論者以爲乘時際會天獨厚之而豈知其停辛竚苦銖積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則其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嗚呼綜觀此中西十數君子則我輩所以求自立於天地間者可以思矣可以興矣拿破侖曰「兵家勝敗在最後之十五分鐘而已蓋我困之時人亦困之時也我疲之時人亦疲之時也際人之困疲而我一鼓勇氣以繼之則勝利固不得不在我」此言乎成功之術之非難也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乎成功之道之非易也難耶易耶惟志士自擇之

抑成敗云者又非可以庸耳俗目而論定者也。凡人所志所事愈大則其結果愈大。而成就亦愈遲。在彼志救一國者而一國之進步往往數十百年乃始得達。志救天下者而天下之進步往往數百千年乃始得達。而此眇眇七尺之軀殼雖豪傑雖聖賢曾不能保留之使踰數十寒暑以外然則事事而欲親觀其成寧復有大事之可任耶。是故當知馬丁路得固成也而拉的馬列多黎格蘭瑪三人皆為宗教革命而死者格蘭瑪縛於柱而殺焚亦不可謂不成。哥倫布固成也而彼頓曲彼頓曲在夏威夷為土人所殺亦不可謂不成。狄渥固成也而噶蘇士亦不可謂不成。加富爾固成也而瑪志尼亦不可謂不成。大久保木戶固成也而吉田松陰藤田東湖亦不可謂不成。曾國藩固成也而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亦不可謂不成。成敗云者惟其精神不惟其形式也。不然若孔子千七十二君無所用伐檀削跡老於道路若耶穌受磔十字架其亦可謂之敗耶。其亦可謂之敗耶。故真有毅力者惟懷久遠之希望而不計目前之成敗。非不求成知其成非在旦夕故不求也。成且不求而寧復有可敗之道乎。淺見者流觀其軀殼之或竄或錮或殺而妄擬議之曰是實敗焉而豈知天下事固往往敗於今而成於後。敗於我而

成於人有既。造之因必有終結之果。天下惟不辦事者立於全敗之地。而真辦事者固必立於不敗之地也。故吾嘗謂毅力有二種。一曰兢惕於成敗而竭全力以赴之。鼓餘勇以繼之者。剛毅之謂也。二曰解脫於成敗而盡天職以任之。獻生命以殉之者。沈毅之謂也。

若是者。豈惟一私人爲然耳。卽一民族亦有然。偉大之民族其舉動常有一遠大之目的。汲汲焉向之以進行。歷數十年數百年如一日。不觀英國乎。自克林威爾以來以通商殖民爲國是。爾後數百年不一退轉。馴至世界大地圖中五大洋深綠色裏斑斑作硃點者。皆北端眇眇三島之附從奴僕也。十字角之旗翩翩。五大洲萬島嶼之上。乃至不與日同出入而至今猶歉然若不足殖民。大臣漫游全世界汲汲更講漲進之法。不見俄國乎。自彼得大帝以來。以東向侵略爲國是。爾後數百年不一退轉。其於近東也。歐亞諸國合力沮之。其於遠東也。乃至歐亞美諸國合力沮之。而銳氣不稍挫。近日確然益樹實力於滿洲而達達尼爾事件。此最近之國際問題。俄國最近視柏林條約以兵船渡土耳其之達達尼爾海峽。又見告矣。計全球數十國中。其有朝氣方鼎盛者。不過十以出黑海也。別有文論之。

數揆厥所。由未有不自彼國民之有毅力來者也。豈無一二仗客氣趁風潮隨雄國以學邯鄲步者。然曇花一瞥。頽落依然。今南美洲諸國是其前車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天之降鑒下民。豈有所私耶。嗚呼。國民國民。可以鑑矣。

吾觀我祖國民性之缺點。不下十百。其最可痛者。則未有若無毅力焉者也。其老輩者。有權力者。衆目之曰守舊。夫守舊則何害。英國保守黨之名譽。歷史豈不赫赫在人耳目耶。現內閣亦保守黨然守則守矣。既守之。則當以身殉之。顧何以戊戌新政一頒而

舉國無守舊黨者。竟三閱月也。義和團之起也。吾黨雖憐其愚而猶驚其勇。以爲排外義憤有足多焉。而何以數月之力不能下一區區使館也。而何以聯軍一至。其在下者。惟有順民旗。不復有一義和團。其在上者。惟有二毛子。不復有一義和團也。各省鬧教之案。固野蠻之行也。雖然。吾聞日本三十年前。固嘗有民間暴動。濫戕外人之事。及交涉起。其首事者。則自戕於外國官吏之前。不以義憤貽君父憂。而吾國民之爲此者。何以一呼而蟻蜂集。一鬨而鳥獸散。不顧大局而徒以累國家也。若夫所謂新進者。稍知外事者。翹然揭櫟一維新之徽章於額角。夫維新則豈非善事。然既

新矣。則亦當以身殉之。顧何以見聲色而新者去其十之三四。語金錢而新者去其十之五六。覩宦達而新者且去其十之八九也。或曰。此蓋其心術敗壞。使然。彼其在初。固未嘗確有見於舊之宜守。確有見於新之不可以已也。不過伺朝廷之眼波。以爲顯官計博時髦之虛名。以爲噉飯地耳。吾謂此等人。固自不少。而吾終不敢以此陰險黠詐之惡名。盡概天下士也。要之其志力薄弱。知及而仁不能守。有初而鮮克有終者。比比然爾。彼守舊者不足道矣。至如號稱維新者。流論者或謂。但有此輩。亦慰情勝無。嗚呼。吾竊以爲誤矣。天下事不知焉者。尙有可望。知而不行者。則無可望。知而不行。尙有可望。行而能力不能終者。最無可望。故得聰明而軟弱者。億萬不如得樸誠而沈毅者。一二。今天下志士亦紛紛矣。其大多數者。果屬於此。抑屬於彼。吾每一念及。不能不爲我國前途疑且懼也。嗟乎。一國中朝野上下。人人皆有假日。嬉樂之心。有遑恤我後之想。翩翩年少。弱不禁風。幡幡老成。尸居餘氣。無三年能持續之目的。無百人能固結之法團。嗚呼。有國如此。不亡何待哉。不亡何待哉。守舊者。吾無責焉。僞維新者。吾無責焉。吾請正告吾黨之真。有志於天下事者曰。公

等勿恃客氣也。勿徒悚動於一時之高論，以爲吾知此。吾言此而吾事畢也。西哲有恆言：「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吾儕不認此責任，則已耳。苟既認之，則當如婦人之於所天，終身不二矢死靡他。吾儕初知責任之日，卽此身初嫁與國民之日也。自頂至踵，夫豈復我所得私於此而欲不疊疊焉？夫亦安得避也。然天下事順逆之常相倚也。又如彼吾黨乎？吾黨乎？當知古今天下無有無阻力之事。苟其畏阻力也，則勿如勿辨，竟放棄其責任，以與齊民伍。而不然者，則種種煩惱皆爲我練心之助，種種危險皆爲我練膽之助，種種艱難皆爲我練智練力之助。隨處皆我之學校也。我何畏焉？我何怨焉？我何餒焉？我願無盡。我學無盡。我知無盡。我行無盡。孔子曰：「望其壙，畢如也；皋如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毅之至也。聖之至也。

義論務思想

義務與權利對待者也。人人生而有應得之權利，卽人人生而有應盡之義務。二者其量適相均。其在野蠻之世，彼有權利無義務，有義務無權利之人蓋有焉矣。然此

其不正者也不正者固不可以久苟世界漸趨於文明則斷無無權利之義務亦斷無無義務之權利惟無無權利之義務也故盡瘁焉者不必有所懼惟無無義務之權利也故自逸焉者不必有所歆

夫不正之權利義務而不可久者何也物競天擇之公理不許爾爾也權利何自起起於勝而被擇勝何自起起於競而獲優優者何亦其所盡義務之分量有以軼於常人耳難者曰天演力之行匪獨今也彼前此所謂有權利無義務有義務無權利者亦不可謂非優劣之結果也彼其未嘗爲人羣盡絲毫義務而覲然擁其優勝之資格以睥睨一切者方充塞於歷史而子乃以義務爲優勝之因不亦迂乎應之曰不然凡天下無論正不正之權利當其初得之之始必有曾盡特別之義務而乃以相償者也卽如世襲之君權至不正者也然其始烏乎得之民初爲羣散漫柔弱於是時也有能富於膂力爲衆人捍禽獸之患挫外敵之暴者乃從而君之又或紀綱混亂無所統一於是時也有能運其心思才力爲衆人制法立度調和其爭者乃從而君之又或前朝不綱海宇鼎沸於是時也有能以隻手削平大難使民安其業者

乃從而君之。若是夫彼所盡於一羣之義務。固有以異於常人也。故推原其朔。不得謂之不正。不正者在後。此之襲而受之者云爾。纂弒得國者雖易姓而其威權實憑藉於前代故可視之與世襲者同至外族奪國之事。下文論之。彼憑藉此。既得之權利而濫用之。因以反抗天演大例。使競爭力不能遵常軌。然後一切權利義務。乃不相應。故專制政體之國。必束縛其民之心思才力。於無可爭之地。若中國之以科舉取士。以資格任官。皆是也。非此則其不正之權利。無由保也。雖然。天演固非可久抗者。譬諸水然。爲隄以障之。固未嘗不可使之改其常度。移時則或溢而出焉。或注而潰焉。而水之性終必復舊。故夫權利義務兩端平等而相應者。其本性也。故近今歐美諸國。所謂不正之權利義務。殆既絕跡。而此後之中國。亦豈能久抗焉。豈能久障焉。新民子曰。自今以往。苟盡義務者。其勿患無權利焉。爾苟不盡義務者。其勿妄希冀權利焉。爾。

〔附記〕或難吾權利初起皆得自義務之說。謂卽以君權論。若彼外族之奪我國土而久享此無義務之權利者。其謂之何應之曰。此有兩說。其一仍由於承襲者。蓋承數千年不正之君權。積威約之漸。苟纂

得此位。卽承襲者其餘蔭也。其二則國民義務思想太淺薄。故人得乘虛而入也。夫朝綱紊亂。從而正

之者國民之義務也。國中有亂從而戡之者國民之義務也。而皆不能焉。是舉國中皆放棄其義務矣。既放棄其義務。自不能復有其權利。正天演之公例也。而彼外族者反入而代我。還定安集之。彼雖非爲我盡義務。然與我比較其所盡。抑猶優於我矣。彼外族入主中夏。而能卜世稍久者。皆此之由也。彼雖不正。然我祇當自怨。寧能怨人。

恫哉。吾國民義務思想之薄弱也。吾昔著論權利思想之切要。吾知聞者必將喜焉。則囁囁然起曰。我其爭權利。我其爭權利。雖然。吾所謂權利思想者。蓋深恨吾國數千年來有人焉。長擁此無義務之權利。而謀所以抗之也。而誤聽吾言者。乃或欲自求彼無義務之權利。且率一國人而胥求無義務之權利。是何異磨瓢以求鏡。炊沙以求飯也。吾請申言權利與義務相待之義。父母之於子也。蚤年有養子之義務。故晚年有受養於子之權利。夫之於妻也。有保護之之義務。故有便妻從我之權利。傭之於主也。有盡瘁執事之義務。故有要求薪俸之權利。此其最淺者也。爲子者必能自盡其爲人之義務。而無藉父母之代勞。然後得要求父母許以自由之權利。亦其義也。然此不過就一私人與一私人之交涉言耳。若夫相聚而成一羣。所以樂有羣。